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講義卷一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械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謄錄監生臣任溥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講義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講義四卷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開禧中溪為資善堂說書眾轉太子詹事景獻太子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通鑑各為說以進此即其春秋說也書中如有齊襄迫紀侯去國為托

復雖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爲由巴蜀通
道以屢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晉人啟季氏
出君之漸以定公戊辰即位爲季氏有不立
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辭佹胄北伐
敗衂和議再成故於內修外攘交鄰經武之
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類並闕而不擇考宋
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何居居字語出
檀弓禮部韻畧即不載其他可知溪之不釋

此類蓋當時講幄之體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長子梋鋟木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戌牛大年復刻于泰州其序稱是書期於啓沃君聽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經生訓詁家言故流傳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于錄殆以是歟宋史藝文志作四卷王瓚温州志作三卷朱彛尊經義考註曰已佚今外間絕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採尚散見各條經文

之下今謹為裒輯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所缺則取黄震日抄所引補之仍從宋史釐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經文多從左氏故其閒從公穀者並附案語于下方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講義原序

漢儒誦其師說曰為人君父者不可不通春秋為人臣子者不可不通春秋至哉言乎漢人頗識此意東宮藩邸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援以是學仲舒相江都貫公為河間博士東平中山長沙梁王之傅三傳皆有師法而敏捷之疏廉直之嚴素剛之望之尤其妙一時之選者也然微辭奥旨或講焉而不精錯諸事業適以貽害天下如九世復讎一語差毫釐而謬千里追思畀時

師友何所逃罪甚哉講學之難乎非講學之難而所與共學者難其人耳故端明戴公身端行治雅邃麟經横帙資善堂重席顓講明白正大義精語平天叙人彛春生秋殺粲然於口授指畫間有以發先儒所未言長子桷修葺舊聞鋟木金陵學舍屬光挂名編端光末學膚受安能窺公傳道授業之祕獨慨夫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汝無忘吾所論著揚名後世以顯父母遷卒其業卓然以繼春秋自任今是書之傳恐司馬氏不得專美於

漢公諱漢字少望以儒宗為宮端世號岷隱先生嘉定
癸未夏五月鄞沈光序
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然聖意宏深經法
微隱是豈餘緼之所易究哉岷隱先生以儒宗為一世
所尊嚬席談經發明大旨凡經之所不書說之所未及
者莫不昭然而義見雖然是書蓋期於啟沃君聽天下
學士不可得而聞也今提舉寺丞建臺於此一日出家
藏以惠多士僕亦以攝承郡事遂得拜手與觀蓋其發

先聖之精微正後學之訛謬其功用豈小補之哉於是
命工鋟木置之郡校以廣其傳歲在丙戌重陽後一日
淮海牛大年書於海陵郡齋

春秋講義卷一上

宋 戴溪 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一年也謂一為元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其曰春王正月聖人之特筆也天有四時春為之首三代與正夏數得天令首之以春若曰此時者天之所為也次之以王又次之以正者若曰此正朔者王

之所為也王者班正朔以奉天道則天下萬事莫不得其正矣君之始年當書即位隱公不書即位何也隱攝而不行即位之禮故也春秋之法一年之內必備四時四時之中或無事可書必書首月所以備天道而成歲功也按黃震日抄云胡文定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朱子疑之岷隱戴氏在東宮進講常以夏正為說於時事亦未見其甚背竊意三代雖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故所抄依戴氏焉　又按日抄云隱公不書即位戴氏以經之所無付之不言今考講義隱攝云云實依左氏為說黃氏讀之不審耳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按講義稱邾稱盟蔑是戴氏錄經文從左氏之證）

春秋之法書時書月書日有月而無日者史之闕文也邾者中國之附庸儀父者邾君之字也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曰公及盟何也及者内為志隱公即位欲求好於邾故是盟也出於公之志邾之與魯壤地相接數會屢盟非不善也然而人情利害相及則嫌隙易生其後或侵或伐紛然而不定卒之哀公入邾執邾子益以歸觀始焉盟蔑之好終焉入邾之役則

知屢盟之無益人情之可畏如此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叔段者鄭伯同母之弟也曷為不以弟書見叔段不以弟事其兄鄭伯不能友愛其弟也書曰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其鄭伯叔段之謂歟稱鄭伯克段若途之人然親親之義絕矣克者力勝之辭也以鄭國之力施之叔段沛然有餘矣其曰力勝何也段多才而好勇外為邑

人所歸內有姜氏之助繕甲兵具卒乘將為襲鄭之謀其力固未易勝也鄭伯命公子呂出車二百乘以伐之其用力亦少勞矣段本在京而出奔鄢無能為矣使鄭伯緩追逸賊猶可以全親親之義克之於鄢其迫之為已急矣春秋書鄭伯書克書于鄢探鄭伯之志而著其罪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加天於王之上此春秋之特筆也先書王正月次書

天王此尊王之大義聖人作春秋之本旨也當是之時周室既衰自儕於諸侯聖人作春秋援周室於千仭之淵稱天王於諸侯之上見王者在上其尊如天而諸侯之衆其卑如地一字之嚴凛然而不可犯其功用可謂大矣然而王者奉若天道賞曰天命刑曰天討有一不當則失其所以為天矣今也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揆之典禮容有未安仲子者桓公之母非惠公之夫人也天子不當歸賵宰咺者天子之

冢宰以道佐王非所當使於諸侯就使仲子之卒禮所當賵宰咺不當遣也禮天子之宰當稱爵周公是也今也宰咺書名用見冢宰之自輕也春秋書此所以重典禮而敬大臣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者國之大事也邦國有疑會同則盟之諸侯自相為盟苟非大事猶曰不可況國之微者乎及宋人盟內不書其人外不書其名其微者可知矣隱公聲子

所自出於宋有甥舅之親即位而修好固人情所當然也三年之久公始與宋公遇于清魯之於宋未汲汲然也不知兩國微者相與為盟果為何事耶宿者國也盟於其國則宿亦與焉意者其為宿盟乎觀宋人遷宿之事則宿之服屬於宋亦已久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者畿内之國也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裔也特未知祭伯者亦公之後乎若是則與魯親矣書來者

見祭伯之自出非有王命也今年之秋天王使宰咺歸賵於魯未幾而祭伯來必非王命也來者來朝也其不言朝者何也畿内諸侯不當朝於列國蓋内外尊卑之分所當然也祭或稱公或稱叔其稱公者嘗受命為三公其稱叔者未受爵者也

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

隱公在位十有一年獨元年書春王正月餘十年不

書正月說者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古者諸侯受正朔於天子故月正元日朝正於廟隱不書正自謂居攝不行朝正之禮故也隱公十年不書正桓公十四年不書王二年不書秋冬此又春秋言外之深旨也按此條講義永樂大典原本在十一年十一月經文下今移正

公會戎于潛

古者戎狄種落間與中國雜處近於魯者為徐戎多為魯患當伯禽之時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至於

治戎器以伐之具版築以備之令也隱公與戎會于

潛左氏以為修惠公之好魯與戎好其來久矣未幾

復盟於唐至於桓公盟唐再書戎魯會盟遂為故事

夫戎狄非盟會可結也莊公之時親追戎於濟西盟

果何益哉春秋安得不謹而志之書及盟者魯公之

志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按左氏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故莒人入向

夫婦之不諧正家之道未至也何至以干戈相向入之為言不順之辭也造人之國都幾有其地矣觀宣公之時伐莒取向則知向為莒之邑久矣不知入向之後莒何時復取之以為莒邑耶大要書入者雖未至盡有其地然既入之後日侵月削積久而取之者亦多矣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者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未賜族也其稱帥師者

將尊而師衆也極小國也命將出師直入其國魯之恬彊亦甚矣自無駭入極之後終春秋之世極無聞焉意者卒見取於魯耶春秋之初小國尚多至於末年寂寥幾盡魯秉禮之國也取根牟取鄟取邿取鄫其所取者不止一國而況於諸侯强大者乎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晉自武獻以下兼國多矣可勝嘆哉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按戴氏所釋經文多從左

氏春秋觀講義中亦稱裂繻可見

婚禮人之大倫也為國君者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故冕而親迎不以為重今也紀裂繻來逆女書於春秋傳者以為逆女當親行使大夫非正也是則然矣然考之昏義壻迎婦於其家御輪授綏三周而先歸俟於門外相去蓋不遠矣有如國君之尊遠適他國以行親迎之禮則國事少廢矣說者以為文王娶於莘莘之國在渭之涘故文王親迎於渭然文

王是時為世子猶可以遠出也韓侯娶於蹶父之女韓侯迎止於蹶之里此諸侯親迎之禮也然蹶父為天子卿士韓侯入覲於天子故因迎於蹶里非専為親迎行也其理恐或然春秋內女適列國者多矣其事不盡書於春秋伯姬之歸紀其事甚可念也紀亡而伯姬不能葬使齊侯得以葬之故春秋書伯姬之歸於前又書伯姬之葬於後所以志伯姬之終始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紀子帛其義不可曉說左氏者曰子帛者紀裂繻之字也書外大夫於諸侯之上春秋無是也公穀二傳帛皆作伯義亦不通帛之一字非羨文則字誤也聖人存而不削史之舊文不敢改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按左氏叔段之亂段之子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又請師於邾邾私於

魯公子豫豫師師會伐其事可謂重矣春秋削之而不書今茲復伐衛討滑之亂也夫鄭伯不容其母弟逐其弟及其子又不能容之於衛請師於王以伐之春秋以為王師之重非鄭伯所得用也故沒而不録觀鄭伯前日之所以伐衛者如此其重今茲再伐必非輕用微者春秋以鄭人書盖貶鄭伯之無親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春秋之法祥瑞不書有變異則書故日食書於春秋

者三十有六凡日之食必書朔其不言朔者或在朔之前或在朔之後也說者謂日食之日陰陽有定數無與於災異是大不然陰陽薄蝕天道有虧代天作子適當天變惡可不恐懼脩省以回天譴譬如父母有疾為人子者當引咎歸已請命于天庶幾父母之可安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按戴氏釋此一經獨從公穀見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昭二十三年尹

氏立朝講義

秋武氏子來求賻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書諸侯相盟始於密次則石門厥後瓦屋之盟則諸侯參盟之始也人愈衆則志愈分志愈分則盟愈不可信矣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莒在春秋不得爲大國前年入向固已甚矣今茲伐人之國取人之邑狃於前日之勝而忘其國之微無乃太甚乎書伐書取甚之也異時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爲叛人之資爾背義以求利果何益哉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相與之禮有朝有聘有會有盟而又有遇禮焉遇之禮造次簡畧有邂逅適願之意春秋謹而志之譏失禮也曲禮曰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其簡畧可知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按左氏衛州吁之立也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然則伐鄭之謀衛

實先之春秋以宋公主兵何也州吁衛之亂臣賊子也衛人不以為君宋公怵於州吁之邪說帥師以伐鄭則是師也非宋公誰實主之書宋公於其上書衛人於其下聖人之深意也衛人者州吁也不與州吁之為君故以衛人書翬者公子翬也不書公子惡之也宋公請師於魯魯公不許公子翬固請帥師隱公之禍翬實為之怙彊專政有自來矣春秋之辭貴乎簡嚴不曰翬帥師會伐鄭而再書宋陳蔡衛者詳其

辭所以甚其罪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州吁之罪天子所當討也衛晉之立天子所當命也

今也不然討有罪立嗣君皆出於衛人之意聖人直

書之曰人言權之不出於上也州吁稱名晉不稱公

子其辭嚴矣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左氏曰矢魚公穀曰觀魚矢之為言陳也陳魚而觀

之其實一也說者謂矢魚者射魚也其說亦通靈臺之詩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文王有仁德而其民樂之也使隱公知此意能與民同樂則民樂其有鳥獸魚鼈矣何至遠去國都陳魚而觀之禮失地遠春秋兩譏之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春秋之法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故衛師入

郕與莒人入向書法不同郕衛同姓之國也衛君方

立桓公始葬首興報復之師無乃太早計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非惠之夫人故仲子既葬不祔於惠之廟隱公

為仲子別立宮考者宮既成而祭之名也六羽者舞

之名也舞者執干而舞謂之武舞執羽而舞謂之文

舞天子之舞用八人為一列凡八列共六十有四人

故總名曰八佾魯僭用天子之禮舞八佾於羣公之

廟久矣今焉考仲子之宫不敢用八而用六故曰初獻六羽何以不言六佾婦人無武事故有羽舞而無干舞是禮也其隱公之失歟仲子既非夫人宫不當立祭不當舞原隱公之意欲立桓公爲君尊其母爲夫人故委曲遷就若此不知典禮之壊有以啓人之姦心異日之禍皆失禮有以基之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鄭人以王師會之

伐宋入其郛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邾附庸之國也是時未列於諸侯何以書於鄭人之上伐宋之謀邾實啟之鄭實輔之故以邾主兵也伐宋入郛宋不以實告故春秋書伐而不書入

螟

春秋於螽螟水旱皆書所以重農事也重農事所以愛民命也人君一念及此必不敢違天以病民矣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說春秋者多用之其實未必然也伐人之國其事不一固有造其國都門焉而還者春秋當以伐書若築壘堙塹環而守之春秋豈得不以圍書若楚子圍鄭之類是也苟非造其國都而直圍人之邑春秋不先以伐書則未知其為誰之邑也今書伐鄭圍長葛者記事之體當然也宋鄭未有

舊怨止因交兵之故結怨不已長葛之圍久而不去

經一年之久不取不止春秋惡其黷兵書圍長葛於

前書取長葛於後不待貶而罪可見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按此條經文戴氏從公穀觀下講義中屢稱輸平可見

左氏曰渝平公穀曰輸平渝之為言更也言更前之

怨而為今之平也輸之為言納也言納今之歎以求

平於我也其辭雖不同其義則一矣鄭人與魯有舊

怨今焉既與宋人交惡懼魯之謀已也故易仇怨而

為和平凡平者春秋之所喜也然鄭伯之意非出於真情異時歸祊假許田之事皆於此乎始故春秋謹而志之見鄭伯之為諼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于齊也隱公初與鄭平及今又與齊平可以為美矣然而齊魯鄭在春秋之初俱為大國苟能同心合力以撫鄰國則是平也君子與之自鄭人輸平齊人始平之後三國會於中丘者謀伐宋也會

於時來者謀伐許也已而入許之師三國皆與焉摟

諸侯以伐諸侯何取於平哉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非其有而攘奪之其名曰取長葛之圍志在必取罷

民日久不遺餘力所謂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

不堪命者蓋如此其得禍也宜哉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媵也伯姬歸於紀在隱之二年今叔姬始歸何也待年於國也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彖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若叔姬者所謂有待而行者歟其書於春秋者為入於酅書也入於酅者叔姬之賢行也

滕侯卒

夏城中丘

中邱魯之邑也魯方無事非有疆埸之虞中邱不必

城也就使當城夏之月非所當役也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郭溝池以為固先王所不廢也故民衆城小則可以益城茍不計民之多寡益城無極則凡城之志於春秋者皆譏也有如城其所不必城役其所不當役其譏益甚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原注弟年來聘凡兩書一見桓公三年

春秋書法其稱兄若弟者親親之禮當然也然而寵

愛過則傷義刑罰加則傷恩隨事而觀褒貶見矣聘問之禮國有大夫兄弟之親何煩聘使有如行人失辭則國家不可屈法齊僖公寵其母弟故弟年來聘兩見於春秋異日無知之禍其亦寵愛之過歟

秋公伐邾

魯與邾為鄰國儀父始與隱公盟邾未嘗得罪於魯何為隱公親自伐邾不惟輕於用兵其自卑屈亦已多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出使非有徒兵之衆戎人無道掩而執之直易事爾春秋何以書伐大天子之使也不書執而曰以歸避其名也左氏曰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楚邱之執凡伯固有以自取然天子之使則不可以不重也凡伯聘魯為戎所執魯方與戎盟不暇問戎之罪道過楚邱衛獨不能救乎戎不足責也魯衛之罪其又奚辭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昔也宋公魯侯遇于清今宋公衛侯遇于垂非禮之禮習而安焉尤而效焉不以為異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古者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之從祀者有湯沐之邑諸侯時朝天子故天子之郊有諸侯朝宿之邑焉祊者鄭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周室既衰侯服不朝時巡不講故諸侯朝宿湯沐之邑皆廢而無

用祊近於魯許田鄰於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魯故先使人歸祊以為異日取許田之地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故春秋書曰我入祊其曰我入者受而歸於已有德色焉大抵鄭詐而魯愚自鄭人輸平之後魯多墮鄭計而不自知曰輸平曰以歸者有卑遜屈下之義焉用見鄭伯之詐也按黄震日抄云趙鵬飛經筌謂魯要鄭而得祊以前此魯不救鄭也戴氏則謂鄭詐魯而歸祊以後此鄭假許田也二說不同而皆精於考究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諸侯之參盟始於此自時厥後聯合列國數會屢盟者何其多也可勝罪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入春秋以來莒人入向已而伐杞取牟婁頗有自大

之意今茲魯公親與莒人盟人微者之稱莒彊魯弱

益可知矣左氏曰以成紀好也向者紀莒二君嘗盟

於密魯大國也何乃汲汲然與莒之微者盟乎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天子之大夫例稱字隱公即位之初天王來歸仲子

之賵於今九年聘魯者再隱公不惟不朝亦未嘗有

報聘之使說春秋者猶以隱公爲遜國之賢君賢者而若是乎春秋之法責臣子者重責君父者輕天子下聘於諸侯固失體矣諸侯未嘗報聘於天子如不臣何春秋未暇責周深責魯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春秋紀天道之變上自日月星辰次及風雨雷電莫不具載蓋欲人君省災戒懼陰陽之差各以類應既有震電則不當雨雪蓋震電者陽氣發洩而雨雪者

陰氣凝冱故也八日之間陰陽交錯其變甚矣

挾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是會也魯與齊謀伐宋按左氏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來告於魯魯會齊於防明年會於中邱盟於鄧皆以伐宋故也夫奉王命以討不王此天下之大

義也當特書於春秋防與中邱以常事書鄧之盟削而不書其故何也葢春秋原情之書也隱公實以怒宋之故借公議以釋私憾春秋方以為罪又烏足以為義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魯去年之冬會齊于防今年會齊鄭于中邱合謀以

伐宋亦已久矣曷為而夏五月公子翬帥師會齊鄭伐宋而公不與乎翬怙權自恣專命先行雖公不得而制也伐宋者齊侯鄭伯也而春秋以人書不與翬之會諸侯也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春秋削而不書敗宋師者三國之兵皆在焉取郜取防者鄭也而皆以我書何也葢伐宋者非齊人之意魯怵於鄭齊逼於魯故也及其敗宋師取二邑齊不與其謀鄭人特歸於魯用見魯隱之愚鄭莊之詐推其利於魯

而歸其罪於隱公隱公莫之悟是亦歸祊之餘智歟
直書曰敗又書曰取春秋之意深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詳觀左氏所傳鄭人伐宋取其二邑師未反國宋約
衛人乘虛入鄭鄭人還在郊宋衛之師不敢在鄭遂
偕蔡人為伐戴之行鄭人掩其不備伐三國而取其
師焉鄭莊亦巧於用兵矣春秋書三國伐戴於上書
鄭伯伐取於下不言取三師焉其惡鄭伯之詐也明

矣隱公十一年之中鄭莊用兵於諸侯者不一役甚矣鄭莊之佳兵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左氏曰討違王命也鄭伯為王卿士借王命以討諸侯一則曰宋公不王二則曰郕違王命當時諸侯不知有天子者豈直二國而已哉異時蔡衛陳從王伐鄭其違王命也不亦大乎郕小國也昔年衛師入郕今焉齊鄭又入之弱小之國不能以自存若此亦可

見王道之衰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古者諸侯俱朝於天子於是有旅見之禮諸侯雖曰世相朝然兩君相見分庭抗禮安有旅見於庭哉滕薛與魯皆列國也來朝於魯固已卑矣隱公安得偃然旅見之連書滕薛譏其僭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古者諸侯相會非有天子之事則有四方之禁也春

秋以來凡諸侯之會大抵為伐國設也時來之會謀伐許也乘三國之力而直造人之國都言其甚易也向也三國伐宋魯取其邑今也三國入許鄭有其地齊皆無與焉然而伐宋入許之師皆以齊先鄭何也齊在當時最為大國魯鄭非假齊之力未能必勝也聖人探其事而書之則罪有所歸矣按左氏鄭伯入許既有其地春秋不以滅許書蓋鄭伯處許叔于許西偏後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則許既復國矣故春秋

書入不書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人君踰年即位故於元年之春行即位之禮春秋從而書之然而春秋之法繼故不言即位隱公鍾巫之禍桓公實為之則桓之繼隱是繼故也何以言即位桓公志在得國諱隱公之故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

即其實而書之所以原其情而重其罪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鄭莊公自歸祊之後志在許田久矣久而未言固將有待也一旦桓公嗣位得罪於諸侯莊公乘其恐懼迫脅而取之然而莊公多詐非曰直取之也以璧而暫假之也夫天下之物直假於人謂之假以物相易謂之易今以璧易田而名之曰假諱易地之名而託

辭於假此莊公之詐也會于垂以謀之盟于越以固之其為許田之計也密矣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滕子來朝

隱公十一年書滕侯來朝今而曰滕子何也說春秋者謂時王所黜也夫周王之賞罰不行於諸侯久矣

豈能黜滕侯之爵以為子乎先儒謂其在喪故曰子終春秋之世稱子豈其皆有喪乎又言桓公得罪於王法滕首朝之故貶而書子是則然矣後之稱子者獨何罪乎大抵春秋之諸侯其輕重皆自為之小國有爵尊而貢重者多自貶黜以從其卑若杞侯之或稱伯或稱子之類是也春秋從而書之不没其實也

按黄震日抄取戴氏此論又云自貶之說朱子主之以子產爭承為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

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何謂郜大鼎是鼎也郜實為之宋嘗取之鼎雖在宋猶郜鼎也宋取之郜魯取之宋則是鼎為諸侯所重久矣華氏之亂魯桓公與諸侯會於稷以成之亂可治也其可成耶書成亂於前書取鼎於後不待貶絶而惡自見矣然而宋以鼎賂公春秋不書賂而書取嚴其事而正其罪也大廟者周公之廟也取其鼎而薦之大廟周公其受之乎納之為言義弗受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夏后氏之後其爵稱公今稱侯者杞弱而以侯禮至也七月來朝九月見入魯之無道甚矣亦杞之卑弱有以自取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三國爲會始懼楚也入春秋之初楚最先稱王其彊可知矣此三國者地與楚近先有懼心焉未幾而楚滅鄧久之而楚復滅蔡鄭雖僅存與日牽羊之逆鄭

亦幾亡矣然楚雖無道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其後子產相鄭執玉帛以抗楚而楚亦不能加焉弱小之國能自彊於政治猶可以自保三國之會徒有懼楚之心而無自彊之實春秋惜之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隱公嘗與戎盟於唐桓復行之修故事也然隱不書至而桓書至何也為其告至於廟而後書耶凡君行

告至於廟禮之常也隱獨不告至耶春秋之法會而不至者安之也會而書至者危之也桓公得罪於王法亦戎之所得問也使戎人思隱公之盟問隱公之事則桓公是行也豈不甚危乎危其往所以幸其歸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春秋之法加王於正月之上其正月無事則二月三月亦然桓公即位十有八年稱王者四不稱王者十

有四原注元年稱王二年稱王十年稱王十八年稱王桓公得罪於王法天子之所當討也元年即位至於二年而天討不加聖人猶有待也三年之久而王法卒不行焉聖人曰是終無王矣於是稱正月而不稱王數周於十不可無王故十年復書曰春王正月猶建亥之月六隂用事不可以無陽故十月稱為陽月也十有八年桓公於是終矣烏可以無王哉故復書曰春王正月聖人誅亂臣賊子之意既嚴而扶持王道之意尤切焉魯之

與齊婚姻之國也魯娶於齊非一公也獨文姜之婚載於春秋甚詳其曰會于嬴者謀婚於齊也公子翬如齊者逆女也送姜氏于讙者齊侯也會齊侯于讙者魯公也姜氏既至致夫人者齊侯之弟仲年也自會嬴而至於成婚何其為禮之厚也春秋備書其事辭繁而不殺深惡姜氏之亂由齊侯寵愛之大過桓公之禍亦有以自取焉爾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春秋之法會而為盟者陳牲歃其血為載書而要諸神堅守誓約不敢違越今也齊衛二君胥命于蒲牲不歃書不載彼此相諭謹言而退此春秋所無有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胥命之書止此而已故曰春秋惡屢盟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魯入杞杞求成於魯故會杞侯于郕甚矣杞之可念也桓公之時杞侯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敬也

僖公之時杞子來朝歸而見入左氏曰杞不共也夫

杞行朝禮卑遜有餘豈其不敬不共自貽憂禍良由

微弱之國不能備禮貢獻有闕貽怒於魯身雖行禮

而不免見伐于人尤可念也比事而觀春秋抑彊扶

弱之意可見矣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之爲言盡也日之食也由陽氣之微也日食有多

寡之殊則陽氣之微有輕重之異今也食而至於盡

幾于無陽矣故日食一也正陽之食比于他月尤重謂陽氣之甚微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有年亦多矣茍其無年民何以生獨桓公書有年宣公書大有年豈羣公皆無年耶曰非也桓宣二君得罪於王法天道所不恕也即

其戾氣所感宜降之罰饑饉薦臻天道不僭矣然而民何辜焉幸其有年喜而書之此聖人助天愛民之意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四時之田惟冬狩為盛盖農隙之時不至於踐傷禾稼兼肅殺之後萬物衆多非三時比也正月而狩非其時矣于郎之遠非其地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冢宰也渠國也伯爵也糾名也天子之上士書名今渠伯以畿内之君為天子之冢宰何以稱名為其聘桓也桓公之罪天子不能討又從而聘之賞罰無章甚矣冢宰奉命來使詔王誅賞之權當如是乎書宰書爵以見其尊書名書來聘以見其罪待之尊者責之重也責之重者罪之深也

桓公四年無秋冬　春秋之法四時具然後為年故四時無事必舉首月獨桓公之時四年無秋冬七年

無秋冬聖人之意傷矣桓公之罪天子不能討聖人
固已不書王矣王法不能誅聖人豈無望於天乎越
四年之久桓公假息如故既又三年而猶自若爲聖
人曰天之道或幾乎息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天之
道也今天道失刑無秋冬矣此又聖人言外之意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二國同時朝紀本以襲紀也紀人知之故因以如紀

欺諸侯春秋從其告而書之葢不如是則無以顯其詐也書如紀於前書紀侯去國於後二君之情不可得而掩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王者不忘大臣之德故仕者世禄詩人賢之不以官職私大臣之親故官人以世君子罪之天子聘問於諸侯當擇賢而行豈得使其大夫之子且父在而子代任其將何稱故書曰仍叔之子其名字不獲載於

春秋求名而名亡垂戒遠矣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此聖人之特筆也鄭伯不朝天子親行討罪三國從焉聖人書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見諸侯擁衛天子以行天討天子甚尊諸侯甚微鄭伯無所逃罪矣如左氏所載戰於繻葛王卒大敗春秋不以戰書不可

言也戰不可言況於敗乎敗績於茅戎猶可言也敗績於鄭其可言乎王不言天襃貶之意畧寓其間矣

大雩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雩帝用盛樂謂之大雩諸侯雩境内之山川而已蓋雩者祈雨也先事而祈王者重農之意也原注常祀祈雨者謂之雩遇旱而祭者亦謂之雩傳者專以雩為旱祭特一爾曾僭用天子之禮故大雩郊禘率與天子同使知其春秋悉書之將不勝其書也故因事而書以示戒也

今大雩之所以書者非時也夏當雩而秋行之時已晚矣凡書大雩者其義同

螽

冬州公如曹

州公者天子畿內之諸侯嘗爲三公者也外相如不書於春秋此何以書左氏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此奔也以如告於魯春秋傷之畿內諸侯不能自存逃於他國此春秋之大事也安得而不書

六年春正月寔來

按三傳皆以寔為州公之名按左氏曰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注曰寔實也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省文公羊曰猶言是人來也穀梁曰是來也皆不以寔為州公名來者來朝於魯也州公失國故名之不言朝者不與其朝也春秋書此以為失國者之戒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齊侯有圖紀之心紀人懼而諮謀於魯當此之時魯與齊紀婚姻之國也紀侯告情於魯求成於齊必可

得也今也既㑹之後復朝於魯欲請王命以求成於齊情意懇切而桓公恬然不顧受紀之朝卒無救於滅紀之禍夫親仁善鄰救災卹患賢者之事也桓公豈其人乎求非其人秖無益耳

秋八月壬午大閱

仲冬教兵名曰大閱既閱之後因以田狩故冬之田名曰狩桓公四年嘗狩于郎今年復行大閱之禮蓋前日之狩止於田獵而已未嘗有所閱也兹焉大閱

選徒簡車其禮盛矣夫大閲者非諸侯所得為也况以秋八月行之故春秋因其失時以垂戒焉

蔡人殺陳佗

陳佗得罪於其君奪其國而有之國人不以為君觀墓門之詩指以為梟則國人之情可知一旦蔡人取而殺之如盜賊然書蔡人者討賊之辭也以討賊與蔡人其不能討者罪有所歸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爲嫡夫人長子桓公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得書於春秋此義明則嫡庶之分辨矣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咸邱者焚林而田也古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仲春之月蟄蟲已啟萬物孳生豈容以火田耶桓公不仁亦已甚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諸侯不生名穀伯綏鄧侯吾離何以名朝於桓公故

貶之也去年紀侯來朝何以不貶紀有亡國之憂不

得已而朝於魯穀鄧未甞通於上國一旦無故來朝

惡得不貶故曰春秋原情之書

八年春正月已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桓公即位八年矣天子之使三至於魯周之無政魯

之不臣不亦甚乎家父何以無譏宰渠伯糾既以名

書於前仍叔以下無譏焉譏之將不勝譏從其初也責及冢宰大夫無與此又春秋正本之意也

夏五月丁丑烝

烝之為言衆也冬祭曰烝故四時之祭冬祭為盛言萬物之衆多也春正月烝已非時矣況五月而又烝乎失時黷禮聖人譏焉按程端學春秋或問云釋書再烝之義戴氏最善

秋伐邾

伐邾不言其人微者也向焉隱公嘗親伐邾故以公

書今鄬伐邾雖大夫不行盖又畀邾矣其後僖公畀邾而不設備遂有升陘之敗匹夫不可輕况國乎按黄震日抄謂臧氏此說可為鑒戒

冬十月雨雪

孟冬之月陰氣始凝驟有雨雪陰氣盛也按黄震日抄云諸家多以冬十月為今之八月臧氏獨以夏正言之理亦未嘗不明知聖人之不書秋為冬矣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曰使我為媒可則因是往逆故祭公之逆后春

秋以遂書夫婚姻重事也先期未嘗告諸紀一旦祭公來使魯為媒而遂逆之揆諸人情不應卒畧若此天王下婚於紀計已有成約矣祭公至魯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為之也紀魯甥也祭公過魯諮謀於魯而行則有之矣使魯為媒而遂逆后無是理也按黄震日抄云戴氏此說以情言過於諸家之專主譏詆者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諸侯之女歸于京師亦多矣而紀季姜獨書因祭公

之來季姜之歸魯實與聞之非他王后比也方其逆也稱曰王后由王命言之也其歸也稱以季姜由父母家言之也

按程端學春秋或問云此史氏立言之法戴氏最得其意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來朝諸侯之事也世子不得而行之射姑之來曹伯實使之於是失正矣曹伯何以使其世子來朝當食

而射姑歎逾年而終生卒意曹伯將託其子於魯乎
不然何其急也射姑承父命而行朝禮幾於僭矣魯
以待國君之禮待人之子幾於屈矣三者咸譏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會之為言彼此有成約矣此往會而彼不來非有他
故則中變而背約爾今也魯會衛侯而弗遇衛背約
也春秋何以弗遇書弗內辭也若曰彼之來也我弗

與遇則其為辱不在我矣此春秋存魯之意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春秋諸侯加兵於魯或侵或伐或圍春秋即其實而書之未有言來戰者今而曰來戰于郎何也齊與魯為婚姻鄭以許田之故與魯相好今年之春衛侯與魯約會於桃丘一旦以鄭忽怒魯之故相與率師來戰人之稱斯師也其諸無名之師歟春秋惡之直書曰來戰如入無人之境若曰魯不受兵而三國自為

戰爾左氏曰我有辭也其義得之主兵者鄭也何以首齊齊人以鄭忽有功之故忘婚姻之好合師以伐魯齊侯之罪也使齊侯遜辭以謝鄭則必無來戰之師矣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之師以去年十二月來戰於郎今年正月三國之人盟于惡曹相去甚邇故說者謂是盟也三國之君在焉貶而稱人是固然矣然三國之君迫歲而歸

留其大夫使為此盟亦未可知也三國來戰已無名
矣既戰之後復為此盟其意欲以謀魯也向使鄭莊
無恙魯之被患猶未已爾貶而書人春秋之意可見
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祭仲鄭之相也命大夫故不名鄭莊為王卿士故其
臣得請命於天子以為大夫夫以大夫而為國相宋

人得誘而執之其為人不足憚矣宜於廢忽立突制命於宋而莫敢爭也突公子也其不稱公子者言突之不當立也鄭忽未踰年之君也其以國氏者言忽之當有鄭國也突歸而忽去一出一歸無難辭焉用見權臣之專制舉國聽命而不敢違也釋春秋者猶以祭仲為賢豈其然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魯大夫之未賜族者也春秋之初猶有如無駭

翬挾柔者其後周室益衰列國之大夫自專故無末賜之族矣桓公方得罪於齊衛鄭今將與三國為好而以大夫盟其君可乎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夫鍾與闞之會傳者不言其故以穀邱虛龜之盟觀之知魯之欲平宋鄭也以紀鄭之戰觀之知宋人之責賂於鄭也意者宋人立突之後責賂於鄭鄭不能如宋所欲故宋鄭有隙魯將平之故數與宋會宋公

不厭其欲故辭平於魯魯以故怒宋率鄭與宋戰已而鄭人不堪復與宋戰其本末當如此按程端學春秋或問云觀經文此說未可據突之入於鄭義所不當立也宋人責賂於鄭魯所不當與也身負不義而欲黨不正之人春秋惡其以亂治亂詳書其事而桓公之罪顯然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說春秋者謂是盟也以平杞莒隱公四年莒人伐杞

取牟婁至今始平魯之功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

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數與宋盟會欲平宋鄭宋公辭平故桓公怒而與

鄭盟共謀伐宋夫魯之平宋鄭非也宋人之辭平亦非也兩國各懷其私心不得所欲怒而至於伐伐而至於戰春秋之法戰者不言伐今戰伐並書何也惡宋魯之爭也書及而不言其人書伐而復言其戰皆所以惡之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曰宋人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主乎是戰者鄭

也公羊曰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則主乎是戰者
魯也穀梁曰其不地於紀也則主乎是戰者紀實為
之也三者之說宜何從先儒以為内以紀為首外以
齊為首則齊紀之事於三說為勝是固然矣然合謀
以伐人者非先有釁隙則其謀不合齊欲滅紀紀安
得而不自救乎宋多責賂於鄭鄭安得而不怒乎魯
與齊衛有戰郎之怨於宋有辭平之嫌故自相糾合
以營其私然大要齊紀之爭為多紀不度德不量力

而欲僥倖於一戰之閒齊雖敗績紀終不免於亡由

是知浪戰之無益也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氷

七月之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左氏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此二說者皆藏冰之道也然而微有不同二之日者今十二月也三之日者今正月也如是則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左氏所謂日在北陸而藏冰蓋十有二月也四之日者今二月獻羔祭韭所以出冰也如是則二月固出冰矣左氏所謂西陸朝覿而出之也者今三月也藏冰先一月而出冰後

一月雖早晚不同大要十二月取氷且取且藏至正月而畢二月出氷出而未用至三月而後用之其實一也今桓公春書無氷者無藏氷也去年十二月時燠而無氷今年之春無氷可出春秋於是時而書之夫藏氷之用亦重矣朝之禄位賔食喪祭下至老疾無不受氷一歳無氷為害滋甚不惟此也藏氷不時陰陽失節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霜雨雹莫之能禦其為害也大矣春秋安得不謹而書之按程端學春秋

或問云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即詩所謂鑿冰沖沖者也十二月無冰可鑿來年春遂無冰仲尼録之以見人事縱弛燮理失道則冬行春令當寒而燠是以萬物失宜疢癘將作若十一月無冰則十二月猶有冰可鑿何害於事而書之哉以此言之可為三代不改月數之證

戴氏謂書無冰於正月謂無藏冰義有未盡特識見正大遠勝諸說考戴氏本主夏正立義而程氏推闡尤暢故附録焉

夏五

夏五之必有月衆人所共知也夏五而不書月聖人所不敢增也由聖人之筆削而不敢增衆人之所共

知其不如聖人者乃欲增改疑似之闕多見其不知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魯公既以宋為怨故一意與鄭為好既會鄭伯于曹越數月鄭又使其弟來盟何謂來盟魯與諸侯盟約既定不親相為盟内遣大夫往盟於彼謂之涖盟外遣大夫來盟於此謂之來盟夫盟國之重事也親自為盟猶懼不信而況遣大夫以盟乎大夫猶不可而

況遣其弟以行乎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古者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取其米藏之御廩以供粢盛今焉魯之御廩災則御廩之藏煨燼之餘也三日之閒遽行嘗祭君子謂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火戒不虔時祭不敬春秋並譏之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人責報於鄭怒猶未息故復借四國之師以求多於鄭此春秋之所惡也其書以者何也夫諸侯合兵以伐人各聽命於其主故有同於伐國獨不欲戰者非主兵所得制也今而書以者謂列國師師以從左右前後惟主兵所用而不敢有貳焉其為謀也專矣其為力也大矣此尤春秋之所深惡也以諸侯而從天子制命於一人可也糾合列國而聽命於諸侯其為僭也不亦甚乎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古者天子錫有功諸侯於是有車馬之賜故在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馬未聞天子求車於諸侯也昔者夫子正取假之名於季氏今天子責貢於諸侯而書之曰求何也王室微弱諸侯彊大即求車一事觀之則庭實之貢其不至久矣不書求則無以知王室之日卑而諸侯久無所貢也直書其實不避其名責諸侯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突之入五年矣故稱鄭伯其名者失地故也鄭忽之立纔四月爾未成其為君故書鄭忽出奔衛及其入也稱世子稱復歸明忽之當立也突之出奔未及數月復歸于櫟稱突稱入者明突之不當立也自是而後稱鄭伯者皆突也忽雖立

為君不通於諸侯亦可以見怨之弱而突之彊矣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

隱公末年魯與齊鄭同入許鄭莊公據許而有之莊公既卒鄭國方亂許叔者許侯之弟也自許東偏復歸于許向也魯齊二國同為伐許之謀今焉自知其非復為定許之會聖人許其能改過矣許叔何以稱入內無所因外無所自獨以其力復其國都其難若此故稱曰入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列三國而稱來朝旅見故也郳牟葛三國雖至微小然桓公非所當朝也旅見非所當謀也貶而稱人言其至微而不足責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春秋之法地而後伐者疑辭也于袲伐鄭于棐林伐鄭于召陵侵楚是也伐鄭之師助突而伐忽也助突

伐恐于理不順于心有愧疑而未敢前故地而後伐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鄭突以不義得國王法所不貸也諸侯合謀以伐鄭將以助突也始焉會于袲猶有所疑而後伐今焉會于曹定其謀而再伐同惡相濟不遺餘力春秋詳書其事則舍順助逆之罪不待貶絶而自見矣去年伐

鄭不書公至今兹書之何也春秋之法書至者危之也不義之師連年不已此危道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之立也不以其正內得罪於國人天子召而不往且不能使衛小衆又得罪於天子失地出奔惡得而不名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紀侯之事迫矣娶于魯結婚於王室借助於諸侯而與齊師戰假寵於魯公而與齊侯盟皆不能回齊侯之心以紓滅國之禍春秋詳書其事紀為可哀而齊為大可罪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隱公初年曾與邾儀父盟于蔑其後躬自伐邾春秋固已非之桓公之時邾復來朝邾儀父復與桓公盟于趡其事魯之禮亦至矣盟未數月魯與宋衛伐邾

何其無信義若此也春秋書及宋人衛人伐邾不言其人隱之也儀父自是以後得列于諸侯春秋遂以邾子書終春秋之世數數與魯戰爭一勝一負迭為客主推原所自實隱桓有以基之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齊侵魯疆疆吏來告桓公有命事至而戰若是則奚之戰疆吏為之也書及而不書其人微之也疆埸之爭一彼一此春秋備書于策重兵爭而惜民命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按左氏蔡桓侯卒蔡季自陳歸于蔡杜預曰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及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杜預曰獻舞即蔡季也先儒以為不然曰蔡季自陳歸然獻舞已立矣蔡季力足以得國而不有故春秋賢而字之然則蔡季之歸與季子來歸其事正同此二人者皆其國之賢國人欲其歸故春秋亦從而嘉之稱歸稱來歸者雖易辭也亦喜辭也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按左氏曰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如齊則是會也公與夫人俱既會之後因以如齊春秋當書曰遂與夫人姜氏如齊今再書公又曰與夫人姜氏匹敵而並

書之見文姜之抗桓公不得而制也春秋書法嚴矣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